

Aalborg Universitet



**AALBORG
UNIVERSITY**

-

Li, Xing

Published in:
Chinese Social Sciences Today

Publication date:
2017

Document Version
Publisher's PDF, also known as Version of record

[Link to publication from Aalborg University](#)

Citation for published version (APA):
Li, X. (2017). -. *Chinese Social Sciences Today*, 2017(1290).

General rights

Copyright and moral rights for the publications made accessible in the public portal are retained by the authors and/or other copyright owners and it is a condition of accessing publications that users recognise and abide by the legal requirements associated with these rights.

- Users may download and print one copy of any publication from the public portal for the purpose of private study or research.
- You may not further distribute the material or use it for any profit-making activity or commercial gain
- You may freely distribute the URL identifying the publication in the public portal -

Take down policy

If you believe that this document breaches copyright please contact us at vbn@aub.aau.dk providing details, and we will remove access to the work immediately and investigate your claim.

巩固欧盟根基 关注热点地区

马克龙上任后的法国外交

◎张利华 陈楠

今年5月,马克龙在法国总统选举中大获全胜。然而,上任4个月以来,马克龙的支持率一路下滑。8月的民意调查报告显示,马克龙的支持率已经下降到了不足40%;而前总统萨科齐在2007年上任三个小时时的支持率是67%。9月以来,在极左翼领导人梅朗松的组织下,20多万法国人举行游行示威,并发生了示威群众与警察之间的暴力冲突。尽管支持率下降主要是不满马克龙的国内政策,但是,低支持率将对马克龙的对外政策产生掣肘,对其竞选时的外交承诺也增加了一些变数。

马克龙政府外交重点在欧洲

8月29日,马克龙首次说明其外交政策的核心是打击恐怖主义,保护法国人民的安全,重新赋予法国在全球的独立地位。可见,马克龙政府的外交政策首选是维护和扩展法国的国际地位。法国要继续充当欧盟核心国家的角色,所以马克龙政府的外交重点在欧洲。在英国脱欧,法国、荷兰等国极右翼政党打出脱离欧盟旗帜的形势下,马克龙力挺欧盟,与德国联手推进欧盟一体化,加强欧元区合作,提出一系列欧盟改革倡议,包括设立共同预算,改革劳工法案,对难民及尊重规则的外国贸易者持开放态度等,力图与德国一起带领欧盟走出困境。

近年来,恐怖主义的阴影笼罩法国等西欧国家。今年8月,马克龙在会见200多名驻法使节时表示,“保卫我们公民的安全,意味着打击恐怖主义是外交的第一优先选项”。9月8日,法国内政部长科隆表示,法国今年已经挫败11起恐怖袭击图谋。马克龙主张在法国及欧盟成员国加强合作,严厉打击恐怖组织,增加警力,严防恐怖袭击。

欧盟东扩以后,中欧和东欧的廉价劳工不断进入西欧的劳动力市场,迄今为止有数百万之多。根据欧盟现有法案,中东欧工人即便进入西欧国家工作,他们仍然无法被纳入所在国的社会保障体系。一些法国公司通过招募中东欧的廉价工人,逃避法国国民健康和社会福利系统的规定,这一做法导致许多法国国民的工作机会被抢走,引发了高失业率。高失业率使法国国民对该项法案颇为不满,马克龙在保护本国国民的工作机会方面面临着政治对手和民意的压力。在国内支持率下降的背景下,马克龙对涉及国民就业的问题做出了回应。8月,马克龙表示,现有的欧盟劳工法案导致各国竞相降低社会福利标准,有悖于欧盟提倡的价值观,该法案引发了民粹主义和“疑欧主义”的抬头,呼吁对欧盟劳工法案进行改革。

但是,马克龙的呼吁在欧盟内部应者寥寥,甚至面临来自中东欧国家的反对。波兰总统表示,波兰绝不会改变其立场,因为现有法案符合波兰劳工的利益;罗马尼亚领导人表示,必须保卫那些想去西欧工作的中东欧劳工的利益;捷克和斯洛伐克对马克龙的提议仅表示谨慎支持。唯一的好消息是,修改欧盟劳工法案仅需在欧洲议会获得通过,而非欧盟各成员国取得一致。

此外,非法移民的问题也一直在困扰着法国。法国的移民问题绝不可能仅凭一国之力得以解决。马克龙认为,移民问题的解决离不开欧洲与非洲的合作,欧洲应与非洲一道从源头上解决移民问题。今年8月底,马克龙在会见非洲和欧洲国家领导人后宣布了限制地中海移民的计划,该计划的主要内容包括打蛇头,加强对利比亚的稳定以及对中转国提供援助。法国持续向欧盟施压,要求在乍得和尼日尔建立新的审查

中心处理庇护申请,以防止有需要的人被蛇头利用。马克龙认为,贫穷是非洲向欧洲移民的主要原因,要解决移民问题,必须帮助这一地区发展。他呼吁对萨赫勒地区进行援助,加强利比亚的稳定,也呼吁向意大利这样的移民中转国提供必要的帮助。

未来将更加重视中东地区

法国境内的恐怖袭击与中东地区的恐怖组织有着组织上、技术上、资金上和思想上的联系。目前,法国约有10%的人口为穆斯林,他们中许多人有亲戚朋友在中东地区。在此背景下,法国不可能完全消除本国人员与中东地区极端主义者的联系。因而,只要中东地区的极端势力不被消除,法国境内面临恐怖袭击的危险就不可能消除。在恐怖袭击的阴影之下,作为中东利益相关者和地中海联盟倡导者的法国更加重视中东地区。马克龙倾向于法国对中东的外交政策保持一定的独立性,既相对独立于欧盟,也相对独立于美国等其他大国。也就是说,法国在中东外交中以相对独立的姿态与美、俄协调立场,进行合作,寻求共同解决中东问题的方案。面对美、俄在叙利亚问题上经常性的冲突以及两国在中东拥有军事基地,法国力求与中东问题利益相关国进行对话,并发挥自己的独特作用。

在对华关系方面,马克龙在竞选总统时就表示积极推进法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他认为,中国现在是一个经贸、外交和军事强国,在气候变化国际合作方面作出了积极的贡献。法国与中国应在各个领域保持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在国际反恐、防止气候变暖、促进多极化和地区与全球和平方面,中国是法国非常重要的盟友。在整个竞选期间,马克龙是

限制与反合围:美国与伊朗在中东的博弈

◎潜旭明

美国总统特朗普今年1月上任以来,对伊朗不断施压。8月初,特朗普签署一份针对俄罗斯、朝鲜和伊朗的新制裁法案。法案以发展弹道导弹项目等为由,对伊朗实施新制裁。对此,伊朗总统鲁哈尼8月15日回应称,今后一旦美方再次添加制裁措施,伊朗可能会在“几小时内”退出伊朗与伊核问题六国签署的核协议。

目前,美伊双方“嘴仗”仍在持续,随着形势的发展,特朗普政府对伊朗政策逐渐浮出水面,而伊朗也见招拆招,在与美国的周旋中最大程度地维护自身利益。

美国对伊朗:
有限接触 加强遏制

“遏制+接触”政策是美国历届政府对伊朗政策的基本特点。在此框架内,奥巴马政府时期推行软实力外交,奉行“新接触”政策,即通过积极接触改变美伊敌对态势。对比奥巴马执政时期,特朗普的伊朗政策显得强硬了许多,即传统意义上“遏制”的一面占了上风。早在美国大选期间,特朗普就曾批评伊朗核协议是美国签署过的“最糟糕的协议”。他上台后,以伊朗坚持试射导弹为由施压,相继出台了延长制裁期限、限制伊朗公民进入美国等措施。特朗普还要求行政部门每隔90天向国会提交报告,评估伊朗是否履行伊核协议承诺。

今年5月,特朗普在访问沙特和以色列期间更是散布了“伊朗威胁论”,甚至将伊朗称为“支持恐怖主义国家”。与此同时,由于特朗普班子变动频繁,其对伊朗政策也充满不确定性,在各种“外交试水”中配合着美国新阶段的中东整体大战略。从外在表现来看,特朗普上任半年多以来对伊朗选择有限接触以争取合作,“遏制接触”政策依然是美国政府对伊政策基

本架构,既单方面强势压迫,又借助欧盟等渠道有限接触。

目前,美国对伊政策呈如下特点。第一,敦促伊朗严格执行伊核协议。“联合综合行动计划”(即俗称的伊核协议)创造了一个至关重要的十年窗口。在美国及其中东盟友看来,十年中该地区很大程度上不会受到伊朗核能力和核武器竞赛的威胁。只要伊朗严格遵守这一协议,美国及其盟友就会获得至关重要的时间来制定和执行遏制伊朗的其他政策。

第二,限制伊朗在叙利亚、伊拉克、也门的影响力。美国方面也认识到,“把伊朗赶出叙利亚”是个不切实际的目标,只能设法限制、减少伊朗在叙利亚的影响力。伊朗力量在叙利亚的存在受两个因素的影响:一是伊朗和阿萨德联盟。在两伊战争中,叙利亚是唯一支持伊朗的阿拉伯国家。从那时起,阿萨德政权就表现出“依赖伊朗”的特点了。二是伊朗的“核心利益”,即在叙利亚保留立足点是伊朗在中东战略的基础。

第三,加强在区域安全框架内协调美国区域盟友的能力,通过盟友对伊朗施压。目前,美国正通过加强与沙特、埃及、以色列等盟友的关系,强化在中东的存在感。

第四,开启一项旨在加大对伊朗核项目约束力度的谈判。伊核协议尽管存在缺陷,但至少表明可以通过外交手段来实现美国的目标,达成与伊朗的强制性协议。如果顺利执行这一协议,将为美国同伊朗就更多事关美国利益的议题进行谈判提供基础。

伊朗:“与世界保持积极互动”

在第一任期内,鲁哈尼缓解了与美国的紧张关系。经过努力,双方达成全面协议,美国与国际社会解除了与

核相关的制裁措施,美伊紧张关系得到了一定改善。鲁哈尼的连任确保了伊朗对外政策的连续性,将继续执行“与世界保持积极互动”的总体外交指导方针。

在第二任期,鲁哈尼最大的挑战来自于美国特朗普政府采取对伊朗的强硬政策。今年5月,特朗普促成对沙特巨额军售,与沙特等国共同推动组成“反恐联盟”,实际上是鼓励沙特等国组建由美国领导的、地区逊尼派国家参加的、针对伊朗的联盟。特朗普的中东之行进一步加剧了伊美之间的紧张关系。在对美具体策略上,鲁哈尼政府一方面强硬回应;另一方面,认为伊朗没有必要主动“招惹”特朗普。在鲁哈尼的第二任期内,伊朗将会继续密切与国际原子能机构的合作,严格履行伊朗对核协议义务。只要有全面核协议托底,伊美关系就处于可控状态。

在地区层面,伊朗与沙特在中东地区争夺主导权的竞争激烈。沙特与伊朗在解决叙利亚、也门和伊拉克等问题上有着重大的分歧,使伊朗在短期内与沙特等地区国家大幅修复关系的可能性不大。而沙特等国与卡塔尔的断交风波正好给了伊朗一个“良机”。

在全球层面,欧盟国家将是伊朗外交的重点。欧盟对伊朗的重要性有以下几个方面:第一,欧盟是制衡美国的重要力量。出于自身安全考虑,欧盟重视伊朗在地区安全尤其是反恐中发挥的重要作用,愿意与伊朗在稳定地区局势方面合作。加强与欧洲国家的关系可减缓美国对伊朗的压力。第二,在伊核协议问题上,欧盟外交和安全高级代表莫盖里尼多次明确反对特朗普撕毁全面协议和重新对伊朗核问题进行谈判。第三,欧洲国家是伊朗的重要贸易伙伴。对伊朗解除制裁后,伊朗对欧盟的出口出现大幅增长。欧盟国家看好伊朗潜在的巨大市场,欧盟国家对伊投资将会为伊朗经济建设

对参与“一带一路”倡议、加强法中关系表现出最强烈意愿的候选人。当选总统后,马克龙主张法国与中国在经贸领域应当积极开展第三方合作,由中英法三方达成的欣克利角核电项目是中法第三方合作协议落地的一个实例。马克龙还将力推法中在中东欧地区、在非洲地区的第三方合作。

在对美关系方面,马克龙刚刚上任就遇到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退出《巴黎协定》,他对此表示遗憾,并指出特朗普在涉及美国人民利益和未来的问题上犯下了一个“错误”。针对特朗普提出重新谈判《巴黎协定》的意见,马克龙表示,双方可以讨论,但协定的内容不容谈判。在今年的G20峰会上,马克龙不点名地批评特朗普的权威主义和“美国优先”政策,并对法美贸易问题提出了意见。在目前欧洲形势和欧美关系状态下,马克龙政府的对美政策将会与前任总统萨科齐和奥朗德的“亲美政策”有所不同。在气候问题、推进欧盟一体化和世界多极化等方面,法国与美国有不同的看法。在伊朗核问题、叙利亚危机、打击恐怖主义等方面,法美有基本一致的立场。

总之,马克龙虽然在第二轮总统选举中以较大优势击败了勒庞,但是由勒庞领导的极右翼政党所代表的法国反建制主义的社会基础并没有消失。在经济全球化和欧洲一体化进程中失落的低端劳动者,受恐怖袭击和社会动荡冲击的中产阶级及各个族群的呼声对马克龙的外交政策均有一定的制约力。马布克龙的外交政策还时刻受到国内资本集团的左右和各种利益集团的压力。所以,今后法国外交政策在大方向不变的情况下,其具体措施和做法会有许多变数,需要密切注视和仔细观察。

(作者单位:清华大学国际关系研究院;清华大学国际关系学系)

注: 入新的动力。

加强与俄罗斯的关系。目前,俄伊两国不仅在支持叙利亚巴沙尔政府、打击地区恐怖主义有着重要的战略利益,而且两国还在一些重大的国际和地区问题有着广泛共同利益,俄罗斯还是伊朗一些先进武器的供应国,这对伊朗增加抵御外来入侵能力具有重大意义。两国还在经济、核能和能源领域展开广泛的合作。此外,伊朗还积极支持和参与“一带一路”倡议,中国和伊朗正在努力将双方的发展战略在一带一路的大框架下对接。

面对伊朗,特朗普意欲何为?

防止有潜在能力威胁美国安全的欧亚主导大国的出现,一直是美国的重大关切。为此,美国时常通过发动战争、干涉内政、实施经济制裁等方式控制产油国和战略通道。

特朗普上台以来,对美国的中东政策进行了新一轮调整。美国通过对沙特的巨额军售,引发中东新一轮军备竞赛,沙特和伊朗两大阵营紧张局势进一步升级。沙特和伊朗在中东一些地区形成代理人战争的局面,在叙利亚、伊拉克、也门,沙特支持的力量和伊朗支持的力量针锋相对,进行长期斗争,引发中东紧张局面升级。美国通过对沙特的巨额军售,加强了沙特的军事实力。中东形成了两极的地缘政治格局,一方是以沙特为首,得到美国支持、多个阿拉伯和伊斯兰国家参与的阵营,另一方是以伊朗为首,叙利亚巴沙尔政权和黎巴嫩“真主党”等参与的阵营,也有俄罗斯的参与。未来,美国与伊朗在中东地区很大程度上将上演“斗而不破”的戏码,中东地区也将持续成为国际舞台的热点。

(作者单位:上海外国语大学中东研究所)

自2008年以来,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和全球治理开始面临冷战后的全面危机。这种全面危机具体表现为“功能性危机”(crisis of functionality)、“权威性危机”(crisis of authority)、“代表性危机”(crisis of scope)以及“合法性危机”(crisis of legitimacy)四大方面。换言之,传统的全球安全治理的方式和手段已经不能满足全球安全问题不断增长的需要,“西方的主导性及其导致的非西方力量在这些制度中的不完全、不充足代表性越来越不符合世界政治的现实”。金融危机之后,美国学者克雷格·墨菲(Craig Murphy)和凯文·格雷(Kevin Gray)认为“西方国家已经渐渐失去了教导非西方国家如何管理和调节经济以及确保经济安全的道德合法性”。

非西方力量的
不充分代表性

在新兴大国崛起和全球金融危机的背景下产生的金砖国家现象引起全球广泛关注。研究者和学术界普遍认为世界秩序正经历重组。在“金砖国家”这个词诞生近十年之后,当前状况如何呢?巴西的局势令人尤为沮丧,经济严重依赖商品出口,开始进入衰退期。南非也处于类似境地。多年来,俄罗斯经济收缩,又遭受了石油价格的崩溃。乌克兰危机使得俄罗斯和西方的关系退回冷战时期。由于货币贬值和西方的经济制裁,俄罗斯正经历六年来最严重的经济衰退。印度经济的增长还远远不够强劲,失业率高企,贫困人口众多,基础设施落后。

尽管近年来经济增长有所放缓,但作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的中国正逐渐成为金砖国家平稳运行最大的“压舱石”。中国似乎主宰了金砖国家感兴趣的所有新兴机构。但是,国家主导和投资驱动的增长模式也加剧了经济失衡和支出浪费,2006年以来,中国许多生产部门面临产能过剩的问题,所以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也为自身发展寻找新的活力和能量。

世界正在目睹的既不是历史的重演,比如说新兴大国和守成大国之间的大战(除了一些大国竞争的迹象),也不是后来者对现存秩序的和谐的融入和适应。那么,一个不同但有趣的问题是,新兴大国和现存世界秩序之间的关系的性质是什么呢?或者说,美国或西方主导的现存世界秩序和新兴国家可能带来的新兴世界秩序,这两者之间的关系是相互交织多过相互矛盾吗?

从“主导权”
到“相互依存式主导权”

自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美国在世界秩序中的统治地位衰退以来,新兴大国以经济竞争、资本积累、政治和经济影响、技术和物质能力等形式成功渗透到一些权力领域。特别是中国,在全球高科技产品制造、金融竞争力、国际援助和海外投资方面表现突出。有人认为,世界秩序正在进入一个相互依存式主导权的时代,这意味着构建和维护结构力量与垄断的来源不再仅仅来自美国或西方,在很大程度上也要依靠新兴大国的投入。

尽管“主导权”的概念是理解分析政治和国际关系的重要工具,但“相互依存式主导权”是描述、理解和分析世界秩序转型的一个更好的概念。“相互依存式主导权”暗含相互挑战、相互约束、相互需要和相互配合的辩证过程。它象征着一个动态的局面,现存体系的维护者和新兴大国在

演进中的世界秩序:相互依存式主导权

◎李彤

塑造和重塑世界秩序的过程中持续互动、相互交织。

第一,“相互依存式主导权”可被理解为新兴大国与现存国际秩序维护者之间互动和动态的关系:新兴大国被守成大国邀请参与一体化与全球化的进程,但同时它们的经济成功又是对现存秩序的挑战。英国最后一任港督彭定康清楚地看到这样一个“无意为之的结果”,他将中国的崛起描述为“在现有体系中获得成功,但同时又挑战体系的根基”。中国的成功来自于对国际体系的融入,但同时也可能改变现存秩序的一些基本规范,这就像一个硬币的正反面。

第二,相互依赖的主导权也解释了全球化和全球资本正在进入“多元化”阶段,“资产阶级”不再是唯一的市场经济主体,国家也参与其中,例如中国的国企。国家利益和资本积累的有效整合正在帮助一些新兴大国尤其是中国,通过重新界定联盟体系,重塑全球政治、经济和政治关系的形势和指标来赢得“阵地战”。

第三,相互依存式主导权将世界引向后单一主导权的时代,由单一国家(美国)或核心文明(西方)界定的主导权规范和价值观将不复存在。中国经济的成功和“中国模式”

表明,关于促进国家发展的机制,关于在产权和经济增长、法治和市场经济、自由货币流动和经济秩序,尤其是民主和发展之间建立相互依存关系,存在多种因素和解释。这些规范和价值观不应仅仅由守成大国界定,而是变得“相互依存”,即开放、灵活和非普适性。

第四,相互依存式主导权描绘了新兴大国之间的反单一主导权联盟,但这些联盟是基于具体问题和事务而不是基于规范。它们不会成为新的替代的主导权,而是构建一种平衡,从而加强多边主义、抵制单极主导权。大多数新兴大国普遍遵循机会主义的外交政策,以便在维护“国家利益”和抵制现存秩序的霸权之间找到平衡。新兴大国没有霸权以规范和原则为基础的具体统一的全球战略,相反,会根据全球政治、经济和安全的具体情况施行相应的策略和政策方针。

第五,相互依存式主导权为新兴大国提供了发展集体“布局”战略和“平衡”战术的良机。然而,相互依存式主导权也说明了新兴大国还不能形成独立的“历史集团”或是替代性的统一且同质的主导权。这是因为新兴大国与守成大国有着不同的关系,具有不同的全球影响力。

第六,相互依存式主导权意味着一种新型的主导权,这种主导权以扩大“机动空间”、增加新兴大国“向上动力”来平衡美国和欧盟的力量,在全球秩序中创造相互依存关系为基础。守成大国和新兴大国之间的经济和政治关系并不是传统的南北依附关系的重复,而是相互依存、相互交织的关系。

最后,有必要采用辩证的方式来理解目前的世界体系,国家之间的关系模式是由霸权主义结构的历史演变所决定的,新兴大国在政治和经济上不断融入其中。一方面,新兴大国对现行世界秩序带来了挑战;另一方面,新兴大国形成替代主导权的能力存在有限性,这两者是辩证互动的,一方面体现了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动态和包容性,另一方面展现了体系在融合国际经济过程中的矛盾。

(作者系丹麦奥尔堡大学发展与国际关系研究中心主任;中南财经政法大学讲师覃虹译)